



 仡佬族作家肖勤以十余年的乡镇基层工作经历为底色,用小说构筑了一个兼具地域辨识度又蕴含普遍人文关怀的艺术世界。从早期的《暖》《金宝》,到后来的《所有的星星都有秘密》《去巴林找一棵树》,再到近期的《一个人的兵荒马乱》《廖崩喀佩合唱团》,肖勤的创作轨迹清晰可辨。

倘若只以“底层写作”或“苦难叙事”的标签来框定肖勤,未免错过了她创作中更重要的维度。那是一条从物质书写通向精神书写的隐秘脉络,是作家在不同时代语境中对“人”的持续追问。回望肖勤的创作历程,其早期作品以展示生存之痛为核心,重点书写大转型时代个体的挣扎与不安;近年的创作则转向在物质难题相对缓解后,对高速发展社会中复杂人性的审视与打捞,并愈发关注个体的内心困境。这种转变并非创作上的断裂,而是其一以贯之的人文关怀在不同语境中的自然深化——当“活着”不再是最紧迫的问题,“如何活着”“为何活着”的追问便浮出水面。

乡村的希望同样值得被书写

 肖勤早期创作中最动人的力量,来自她对基层生存困境的在场书写。作为乡镇干部,她长期与留守儿童、空巢老人、外出务工人员等打交道。这种与写作对象“零距离”的生命经验,使她的小说具备了某种非虚构的质地。

《暖》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。十二岁的女孩小等与年迈的奶奶留守在家,等待外出打工的母亲归来。小说中母爱的缺席并不是道德批判的靶子,而是结构性困境的症候——母亲并非不爱女儿,而是被“怕没了奖金”和“照顾不了她那边的孩子”的双重压力所裹挟。这种“不得不”的处境,远比简单的善恶对立更具张力。小等最终在雨夜触电,看似偶然,实则是留守儿童问题被长期忽视的必然代价。肖勤以近乎克制的白描,让小等的孤独在细节中层层累积;反复拨打无法接通的电话,对着空荡的屋子自言自语,在病中幻想母亲归来。

《金宝》将目光投向另一个边缘群体——上访户。郑老四为了儿子金宝屡屡上访,却在利益链条的裹挟下耗尽尊严与健康。肖勤没有将故事简化为外在的矛盾与冲突,而是冷静呈现了乡村社会在转型期的失序与人性的异化。正如有评论者所言,这类作品揭示了“保守、愚昧和贪婪等负面人格”如何导致“人性的扭曲和尊严的沦丧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肖勤的苦难叙事并不止于“展示伤痛”,她总在绝望的缝隙中植入微光。《暖》中的村主任周好土和教师庆生、《云上》中不惜丢官的副镇长黄平等,构成了她对“好人”形象的打捞。这种处理方式使她的作品超越了单纯的问题小说,具备了道德重建的意味。在肖勤看来,乡村的困境需要被看见,但乡村的希望同样值得被书写。

这一时期肖勤的创作,可概括为“时代阵痛中的个体微影”。她关注的焦点是:那些被甩出传统生活轨道的人们,如何寻找到的道路。这种书写的内在逻辑是物质性的。而随着脱贫攻坚的推进和乡村物质条件的改善,肖勤的创作也悄然发生转变。

 翻开维吾尔族诗人吾买尔江·斯地克的诗集《轨道与林中泉》,仿佛是推开坐落于新疆的一扇窗:阳光炽烈,风吹来沙砾的味道,远处是天山的轮廓,近处是绿洲和牧场,四季在光阴中交织变幻。诗人的语言直白,好像他乡遇故交般的絮叨,粗粝中藏着细腻,炽热中裹着温情。他热切地拉着友人的手,诉说着他的自我放飞和燃烧的爱,他的生命绿洲、林中泉源,记忆中的交河故城,还有那条通向远方的“灵魂轨道”,每一个字、每一句话,都成为新疆风光与诗人精神世界的注脚。

诗集的名字颇具匠心。轨道是时代脉搏,是人生向前奔走的轨迹;林中泉是生命源头,是灵魂俯身啜饮的甘甜。“轨道”与“林中泉”,两个看似不相干的意象,撑起整部诗集的筋骨,串起人生记忆的时空。读完整部诗集才明白,轨道与泉源,正是诗人精神世界的两翼,一边是必须前行的时代召唤,一边是永远回望的生命源头。

吾买尔江·斯地克的诗歌不是模糊的抒情,而是像一幅精心绘制的“心路地图”,带着清晰的新疆标识,读者只需按图索骥,便可跟随诗人开启一场从个体走向家国天下的精神远行。

这张地图最温暖的起点是母亲和故乡,这也是诗人生命的泉源。对诗人而言,母亲和故乡不是虚无的怀旧符号,而是“顶天立地的基石”和“人间的宝座”,坚不可触。母亲是家的“靠山、方向、力量”,她的怀抱是“爱的火炉”,锻造诗人的筋骨和信念;故乡胜金不是地理名词,而是赋予诗人尊严和价值的“宝座”。这种把家庭伦理与坚韧土地绑在一起的书写,与绿洲文明的生存智慧深深共鸣:在严酷的环境中,稳固的支撑力往往源自最质朴的血缘与地缘。

打开地图,灵魂开始自由飞翔,拥抱自然与爱。诗人在自然中“放飞自我”,在爱中经历燃烧与煎熬。诗人笔下的自然是浸透民族记忆的“文化的自然”,而他的爱情非花非月,是能“点燃漫天飞雪”、让“江水沸腾”的原始伟力,充满着边疆特有的炽烈。

最终,这张地图清晰指向远方的“灵魂轨道”,四辑诗如同诗人背着“灵魂、自然、爱、记忆”四个行囊,走完一趟心灵旅程:从个人孤独的旷野出发,穿越浸透族群记忆的自然,经历如“燃烧的雪”般炽烈的爱,最终在记忆的林中深处处,汇入歌唱祖国的“澎湃大海”。个体沉思与民族命运在此交织,形成既深沉又辽阔的诗歌气象。

如果说诗集的结构是骨架,那么其中流淌的意象,就是温热鲜活的血脉。吾买尔江·斯地克能巧妙地让新疆的日常风物“开口说话”,激发出一个民族共同的心跳回响。诗集中的意象,像是诗人从新疆大地上精心拾取的碎片,每一片都映照在这片土地的光泽、温度与故事,共同构建起一个扎根边疆又不失现代性的诗意世界。

 比如《饕》,在诗人笔下,饕不再是简单的食物,而是“生

真诚而长期在场的乡村叙事者

——论肖勤的文学创作

□何嵩昱

 地域在肖勤笔下不是限制,而是通向世界的起点。她的创作实践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:不是退回田园牧歌的怀旧,也不是沉溺于对苦难的控诉,而是诚实面对变化本身。这种变化既包括乡村的变化,也包括自己内心的变化。在这种诚实中,文学获得了它的力量



文学是反映现实的镜子,更是勘探存在的探针

 如果说早期的肖勤是在追问“人怎样才能活下去”,那么近年的她则是在追问“人活着是为了什么”“人心深处藏着怎样的秘密”。这一转变不只是题材上的简单更替,更体现了作家叙事伦理与美学风格的进一步嬗变。

首先,创作场景从乡村向城市延伸。《一个人的兵荒马乱》是一个标志性文本。小说以台风登陆的南方城市为背景,讲述香道师与考古学者两个都市中产的精神困顿——“脑雾”的侵袭、记忆的混沌、亲密关系的疏离。人们面临的困扰不再是生存层面的匮乏,而是意义层面的迷失。贯穿全文的“猴子”意象,既是故事里的餐馆符号,更是人物内心焦灼的精妙隐喻。“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只躁动的‘猴子’”,所谓的天塌地陷,不过是自我世界的兵荒马乱。”这一精神内核,恰与肖勤的创作转向相呼应:从书写外部世界的“天塌地陷”,转向勘探内心世界的“兵荒马乱”。

其次,人物命运的逻辑从外部决定转向内部张力。早期作品中,小等、郑老四等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结构性力量的结果;而在近年创作中,人物的困境更多源自内心的矛盾与道

德的模糊地带。《去巴林找一棵树》中,黄栀子的生活被疾病打破,她在绝境中被友情的温暖修复,但修复的过程并非外部拯救,而是内心对爱与善的重新确认。这种向内转的叙事策略,使肖勤的小说获得了心理现实主义的质地。

再次,对民族性的书写从风俗展示升华为精神寻根。《丹砂》中仡佬族的丹砂信仰,不仅是地域文化的点缀,更是一种精神秩序的象征。“奶奶是我们寨子里唯一不做庄稼活也不织布绣花的女人”,这种游离于世俗功利之外、执着于生命本源信念的存在方式,与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形成深刻对照,暗含对功利化生存的反思与批判。肖勤没有将仡佬族文化处理为供读者消费的异域风情,而是将其内化为一种观察世界的眼光——丹砂的红色不仅是物质的颜色,更是生命的底色、信仰的印记。

最后,叙事技巧经历了从“讲一个故事”到“经营一种氛围”的进化。肖勤早期的作品以情节推进为核心,近年的创作则更注重意象的营造与情绪的流动。《一个人的兵荒马乱》中,台风、猴子、脑雾等意象相互缠绕,现实的叙事层与心理的隐喻层交织推进,显示出作家对现代主义手法的娴熟运用。她不再急于向读者讲述故事,而是让读者浸入一种难以言明的生命状态。这种转变意味着肖勤对文学的理解发生了深刻变化:文学是反映现实的镜子,更是勘探存在的探针。

书写与自然山川同构的生活

——评段成仁散文集《黑水河》

□纳张元(彝族)

 段成仁的散文集《黑水河》以滇西黑水河谷为叙事原点,字里行间流露出滇西深山峡谷特有的草木气息,渗透着人们的坚韧,蕴含着作家对生命的哲学思考。

滇西地区纵横交错的沟壑、浓密幽深的森林、奔腾不息的河流,共同构成一幅神秘而野性的画卷,滋养着生长其间的人们。作为土生土长的滇西之子,段成仁熟悉大自然的每一次花开花谢、云卷云舒,他的生命节奏早已与滇西土地的呼吸同频共振,黑水河浸润着他的身体和灵魂。不过,段成仁没有因为与黑水河亲密无间而忘乎所以,他深知是黑水河养育着木瓜树寨子的世世代代,所以,怀着虔诚的态度感恩大自然的养育。

《黑水河》以黑水河谷为圆心,以“我”的生命经验为半径,展开一幅父老乡亲在命运长河中坚韧不息的壮阔图卷。作者巧妙设置结构,编织个人的生命史与土地的集体记忆,从“我”的视角串联起与黑水河相关往事。在《黑水河往事》中,作家通过三个人的三种人生,绘制出一幅命运的缩影图:曾被预言会成为大人物的大哥把读书的机会让给“我”,放弃了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,毫无怨言地接受命运给予的一切,成为土地忠实的儿子;春米者仿佛是黑水河派往人间的使者,失明的他洞悉各家的春米需求,却在电动机器涌入河谷的年代消失;阿鸾珍不可理喻的坚持导致其生命被黑水河吞噬,人在不可控的自然与莫测的命运面前无能为力。三个人分别代表着在牺牲中求生、聪颖却被迫退出时代舞台、在挣扎中陨落这三种人生境遇,他们的人生是乡间无数平凡生命的写照。正是这众生的生存史,让黑水河成为一条承载无数叹息、汗滴与泪水的命运之河。作家不是置身事外的旁观

者,他以笔为舟,从漫漫黑水河里打捞起一个个沉甸甸的生命,以悲悯的眼光打量每一个人,为所有在黑水河中沉浮的灵魂点燃生命之光。

作者亦能深刻洞察人性的复杂,他依恋乡土的朴实、真挚、勤恳,同时也敏锐捕捉到了乡村质朴外表下不易被察觉的人性幽微。在《借宿》中,作者借香客与母亲的互动展示人性光芒。面对突然到来的香客,母亲尽显慈悲与善良,她倾尽所有准备素食,以最大的善意与热情接纳陌生人。《姑佬之死》刻画了梁叔这一与母亲的无私、淳朴截然不同的形象。梁叔设法加宽磨口,以此占有飞洒的面粉。在他眼中,父亲的厚道仁慈、乡邻亲友的勤劳善良都是他挖空心思算计和攫取的对象,其算计甚至致使姑佬守磨至咳血,最终死于肺疾。亲情与伦常,在利益面前退居次席。作家虽没有对梁叔的行为进行声嘶力竭的批判,但克制隐忍的笔端显然弥漫着悲凉和叹息。可见,段成仁不是一味歌颂乡土,他依恋乡土的光明,亦清醒地直面其阴影,呈现出一种充满生命张力的真实。

浓郁的地域性是《黑水河》的叙事底色。在全球化的浪潮下,地方性知识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同化甚至淹没,不同地域在生活习惯、文化风俗等方面日益呈现出趋同倾向。在此语境下,文学创作亦存在一些困境,诸多作家在题材选取、主题开掘与风格塑造等方面,普遍遭遇到个性稀释与辨识度弱化的挑战。地域文化的独特美学品格趋于模糊。《黑水河》的地域叙事无疑是对这种同一性的反拨和抵御,是对审美独特性的追求和恢复。散文中反复铺陈的木莲花山、赧坝山、狮子山等,以及河谷间“犬牙交错的大小山丘”,共同勾勒出滇西“山高箐深”的地理面貌。滇西的独特气候亦在笔尖流

转成诗:雨季,灰色的雨幕如自苍穹垂落的巨幅灰纱,将天地笼罩于氤氲之中;旱季,黑水河流势恬淡平和,宛若一位沉默慈祥的长者,静静俯视河谷春秋。在自然山川与气候共同构筑的天地舞台上,一种与之同构共生的生活画面得以铺展:暖融融的火塘、跃动的火把、苍劲的古茶树、金黄的苞谷饭、氤氲的土罐茶、厚重的羊皮褂、欢腾的打歌场、吟唱股的水磨坊……这些意象并非刻意罗列,而是地理与气候在人间烟火中的深情落笔。

如果说自然景观是地域的外衣,那么风俗习惯则是地域的血脉。《火之歌》所描绘的打歌盛典不仅是一场节庆活动,更浓缩着滇西人民的生活态度、精神面貌与风俗习惯。《去王家庄》勾勒了一场百岁老人的葬礼,滇西的葬礼习俗与人情世故跃然纸上。老人的棺木由30年前澜沧江一场洪水慷慨赠予的良材制成,此后每年被悉心漆护,静候至今,其间透露着滇西人的生死观——将死亡视为生命自然归宿的豁达,以及将身后事从容安顿于日常的淡然。当然,这与对生的留恋并不矛盾,百岁老人被视为福气的载体,人们“偷懒”以分得福气,葬礼由此成为一个悲伤与喜悦交织的场域。

滇西河谷是段成仁的文学故乡,也是乡间众生的精神家园。河谷地带的地域风物、人文风俗赋予《黑水河》鲜明的个性与辨识度,也让生存其中的人得到身体的滋养与精神的安顿。在滇西河谷加速向现代化迈进的当下,段成仁的文字具有双重意义:它既是对原生家园记忆的存档,将那些即将模糊的风景、声音、气味与礼节凝固成文字,也是在现代化进程中,对人的精神处境与文化乡愁的深沉诘问。

(作者系大理大学教授)